

2023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准入名单公布

又有熟悉的球队消失了

千呼万唤，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新赛季准入名单终于出炉。广州城、昆山队、河北队、武汉队、陕西长安竞技等8家俱乐部未能通过准入，将退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细数了一下，在中国足球“后金元时代”的近4年时间里，共有39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消失。

A 准入名单公布

3月29日，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在北京召开媒体沟通会，公布2023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准入俱乐部名单。

在53家提出准入申请的俱乐部中，有48家获得职业联赛准入资格，广州城、昆山FC、陕西长安竞技等5家俱乐部未通过准入。此外，河北足球俱乐部未提交准入申请材料，武汉长江和新疆天山雪豹退出职业联赛。

2022赛季，中超联赛由16支参赛球队扩军至18支球队。中足联筹备组竞赛负责人郭炳颜介绍，鉴于目前48家俱乐部获得准入资格的实际情况，经过慎重研究，2023赛季三级职业联赛参赛规模为中超、中甲、中乙联赛各有16家俱乐部参赛，正按照4月15日开赛做准备。此外，球员转会窗计划在4月7日关闭。

三级职业联赛通过准入的俱乐部名单为：武汉三镇、山东泰山、浙江队、上海海港、成都蓉城、河南嵩山龙门、北京国安、天津津门虎、梅州客家、上海申花、大连人、沧州雄狮、长春亚泰、深圳队、青岛海牛、南通支云、广州队、石家庄功夫、苏州东吴、四川九牛、南京城市、青岛西海岸、黑龙江冰城、广西平果哈嘹、辽宁沈阳城市、上海嘉定汇龙、江西庐山、济南兴洲、丹东腾跃、延边龙鼎、东莞莞联、无锡吴钩、北京理工、泰安天贶、珠海琴澳、绍兴上虞翼龙、青岛红狮、湖北青年星、海门珂缔缘、海南之星、江西黑马青年、武汉江城、泉州亚新、淄博齐盛、云南玉昆、重庆铜梁龙、广西蓝航、大连智行。

B 解决“足球债务”

本赛季职业联赛准入工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中国足协将解决俱乐部“足球债务”作为准入审查重点。中国足协要求，一是国际、国内已裁决的案件必须按时限要求妥善解决；二是双方无争议的实际欠薪案件，必须按照备案合同妥善解决；三是纪律处罚罚金和欠赛区住宿、交通等相关费用必须按照要求妥善解决；四是正在仲裁的案件可在仲裁结果公布后按照相关规定解决。前三项列入准入必须完成的条件。

“各俱乐部债务清欠采取全额付清、达成和解协议（分期付清或减额付清）等方式解决，均可被视为已解决债务。”中国足协说。

中国足协介绍，通过此次准入审查妥善解决国际仲裁案件20起，涉及8家俱乐部；已完成和解案件共18起，涉及5家俱乐部；共解决国内仲裁案件（含和解案件）50余起，涉及10余家俱乐部。未提起仲裁的国内欠薪人员500余人的欠薪也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清理‘足球债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确保下赛季各项工作有序衔接，中国足协计划于今年八九月份提前启动下赛季准入工作。”中国足协说。

此外，中足联筹备组副组长、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表示：“中足联筹备组的名字已经叫了快两年，目前没有成立中足联的明确时间表，三级职业联赛的实际运营是由中足联筹备组在负责。”



C 4年39队解散

早在今年1月25日，降入中甲的武汉长江队就曾发布《关于不再参加男子足球职业联赛的说明》，拉开中国足坛一年一度的“退出大幕”。

两个多月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新赛季准入名单终于尘埃落定。

记者梳理发现，“后金元时代”以来的近4年里，共有39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消逝。

2020年退出的职业球队多达14支，包括“十冠王”辽足，以及金元时期“呼风唤雨”的天津天海（前身天津权健）。

2021年共有6支职业球队“死亡”，虽然数量有所下降，但卫冕冠军

江苏队的突然退出无疑是一记重磅炸弹，冲击着本就脆弱的联赛体系。

2022年共有11支职业球队消失，其中不乏老牌球队重庆队。更令人唏嘘的是，重庆队倒下的时间节点，距离新赛季开始只有一周。

2023年共有8支职业球队退出，广州城、昆山队、河北队、武汉长江、陕西长安竞技、淄博蹴鞠、北体大、新疆天山雪豹。

值得一提的是，继2020赛季的天津天海、2021赛季的江苏队、2022赛季的重庆队、2023赛季的广州城、昆山队退出之后，这已经是连续第4年有中超球队没能逃过解散的命运。



上赛季中甲联赛，昆山FC夺得冠军，一举冲超成功。

D 股改陷入难题

和去年无奈退出的重庆队一样，广州城也是因为历史欠债倒在了新赛季开始之前。

据了解，由广汽等集团组成的国资联合体在去年接手广州城队，承担球队日常运营，但不承担富力在“金元时期”留下的债务，这成为广州城队股改进程中的一大阻碍，直接影响到了本赛季准入工作。

不仅是广州城，记者在此前采访中发现，处于股改进程中的不少俱乐部都遇到了类似难题。

在2015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尝试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该政策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来增强股权方相互制约，加强俱乐部稳定性，避免单一投资方停止输血，俱

乐部就立刻倒闭的情况发生。

但现实来看，国内俱乐部在“金元时期”留下的历史欠债，成为目前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阻碍之一。

作为中国足球“金元时代”的代表球队之一，本次河北队退出也在意料之中。

上赛季他们深受灾薪困扰，以一群青年军征战中超，取得2胜32负，加上未解决历史欠债被罚分，全赛季积负3分，成了中超联赛前所未有的一大“奇景”。

未能通过准入的中超“升班马”昆山队，在去年年底完成冲超，但今年形势急转直下，直到现在都未完成赛季前集结，球队的社交媒体自2月5日以后就没有再更新过，未能通过准入也是意料之中。



2020赛季，江苏队捧起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但随后宣布退出。

E 亟需自我造血

翻看未能通过准入的俱乐部名单，客观来说，其中大多数俱乐部球迷基础和底蕴较弱。这种情况下，如果失去投资商的供血，那“死亡”的命运就是注定的。

当然，有球迷基础的球队，日子也未见得就一定好过。比如此次遗憾未能通过准入的陕西长安竞技，俱乐部曾一度尝试采取会员制自救，分为500元、1000元/1300元、10000元、100000元四档发售。

来自俱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超9000名球迷购买俱乐部创始终身会员和套票，但这笔收入还是不够偿还俱乐部历史欠债。

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经受阵痛期也不可避免。这就更加需要俱乐部增强自我造血能力，踏踏实实地加大商务开发力度，去赚“辛苦钱”。

陕西长安竞技的努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是大势所趋。

唯有如此，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才会彻底摘掉“伪职业”标签，有更强的独立自主性，中国职业足球才能有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不然，江苏队的昨天，陕西队的今天，可以成为任何一支俱乐部的明天。